

苡威荻集目次

苡威荻

第一節		一
第二節		三八
第三節		九二
第四節		一二六
繩子		一六七
西孟的爸爸		一八五
兩個朋友		二〇五
首飾		二二三

葛威荻

第一節



翰塞微尼從富有加非館走了出來時，向着雷昂莎瓦斯說：

——倘若你肯，我們走着去罷，這樣好的天氣去坐車，未免太可惜了。

他的朋友答道：

——我求之不得。

約翰接着說：

——這時剛剛十一點鐘，等得我們走到那邊，一定離十二點鐘還很遠，儘管慢慢地走罷。

一大堆興高采烈的人，在那廣衢（註一）上成羣地鬧着，這種在初夏之夜的羣

衆，他們誼笑着，狂飲着，支支吾吾地笑着，像一條河一般地流動着，滿腔都是舒服而喜悅的樣子。我們每每裡走不上幾步，便又看見一座加非館，向着那些在牠簷前的杯瓶滿列的小桌子跟前坐着而阻礙這些性急的羣衆過程的酒客們，射出一道強烈的燈光。而在街中，那些點上或紅或藍或綠的燈的公用馬車，從這種光明境界裏匆忙地穿過，便拿牠們的瘦馬的顫動的半面，牠們的車夫的側影和牠們的晦暗無光的车身，顯出一下。那些闊人的私有馬車，看來却祇見一些漂亮而迅疾的影子，和這種燈光在牠們身上所照見的淺黃漆髹。

這兩個朋友慢慢走着，口中啣着一支雪茄，身上穿着一套晚禮服，胳膊上搭着一件疊摺好的外套，鈕孔裏插着一朵鮮花，而頭上却略略地偏偏地戴着一頂高帽子，如同我們在酒後的和風之中，偶然由大意所顯出的姿態似的。

自從在中學校讀書時，他們便由一種親密，誠意，堅固的友誼互相結合上了。

約翰塞徹尼是個身材刷溜的矮個兒，頭髮略禿，體氣稍弱，然而很漂亮，鬚起的

鬚鬚，有光的眼睛，細巧的嘴唇，使人一見就知道他是一個彷彿在廣衢上降生在廣衢上長成的「夜客」，他神情雖然像衰弱的，然而絕無倦容，他面色雖然是灰白的，然而很有精力，本來在這種巴黎式的瘦子的身上，那健身，劍術，沐浴和游泳的效果，種下了一種神經質的假方。他固然因為他的游宴的成績得享盛名，但是他的聰明，他的產業，他在社會上的聯絡和交際場裏的專家式的殷勤，也一樣是通國皆知的。

道地的巴黎人，並且是圓活的，多疑的，見異思遷的，隨和流俗的，似沈毅而又無決斷的，萬能而一無所長的，本守利己主義却因熱心而又成豪俠的；他節制地衣租食稅，他依據衛生的方法行樂。冷眼而又熱心，他任受一切相反的本能的征服，並且因為服從他那種快活的尋樂者的理智和那祇知隨風轉動，利用時機而不能創造的論理，所以對於誰都表示退讓，不過他却又不住地反覆過來。

他的同行者雷昂·莎瓦爾，也很富有，是一個在街上使婦女們回顧的美而偉的男子。我們一看見他，便以為是一個由真人所裝的彫像，一個和我們送往展覽會陳列的

模範物品相類的優生的標本。太美，太偉，太大度，太強壯，由於甚麼都過於好，各種品格都過於好，他也略愛那些放蕩的行爲。他有過了數不盡的熱心之愛。

他們剛好走到喜劇場的跟前時，他便問：

——他已經預先通知了那個將要給我介紹的女客嗎？

塞微尼笑了一下：

——預先通知那位奧柏蒂侯爵夫人！你對於你預備在廣衢拐角邊上去的那乘公共馬車的御者，也預先通知過嗎？

於是莎瓦爾不免略帶疑惑，便問：

——究竟這是一位甚麼人物呢？

於是他的朋友答道：

——一個出身微末的婦人，一個職業不明瞭的外國婦人，一個舉動奇特而意趣橫生的婦人，我們既不知其從何而來，又不知其如何忽然一天在那種投機式的交際場出

現，却知道於是其中很有光彩。有人說她的真姓名，她那做閨女的真姓名——因為她始終以閨女身分冠着一切頭銜，不過那清淨頭銜却是例外——是奧克達薇，柏蒂恩，於是拿名的第一字母加在姓上，并除去姓的末了一個字母，就成了奧柏蒂這個姓。

『這並且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婦人，從你的體質方面看來，你定會做她所鍾情的男子。世人拿海巨爾送到梅莎林（註二）家裏，怎能不發生一點事故。然而我得再說一聲，倘若那住宅的門，是和百貨公司的門一樣可以自由地進去，那末我們便非受着強制定要購買點兒在那鋪子出售的東西。我們在她家裏，可以看見愛神和紙牌，但是誰也不拿這兩者之中的那一件來壓迫你。所以從那門裏出來也是自由的。

『她住在星辰區這個最闊的區域，已經三年了，她拿自己客廳的門敞開，款待那些初到巴黎試演各項可疑可怕的身手的各國輕浮子弟。

『我早就到過她家裏！怎樣去的呢？我現在却不知道了。我之到過那兒，正像我們大眾都到那裏面去是一樣地，因為有人在裏面賭錢，因為那些女人是易於對付的，

那些男人是不愛體面的。我愛這個充滿了佩着各色勳章的美洲海盜式人物的交際場，他們都是外國人，都是貴族，都有頭銜，都是他們的使館所以不認識的人物——除了那些閒談。他們不顧理由地談論他們的尊貴，沒來由地表彰他們的先人，毫不避忌地陳述他們的生活：他們都是誇大者，謊言者，詐僞者，像他們的紙牌一樣有危險性者，像他們的姓名一樣有欺騙性者，在必要時非以性命相搏不能刮人的兇手式的勇敢者。總而言之，這算是苦工監獄裏的貴族罷了。

『我很崇拜他們。他們都是使人渴想去審察去認識的，永不像法蘭西官吏那樣平淡無奇。那些婦女們都永遠是俏皮的，都帶着點兒外國式的歹人的小心樣子，都有她們過去生活的神秘——這種過去，也許一半兒是在一所感化院裏的。就通體而論，她們都有卓絕無價的眼睛和頭髮，那種道地合用的體質，一種醉人的嬌媚，一種使人顛狂的誘惑，一種有害健康不可抵抗的妖冶！這都是古代經驗派的女將，都是貪慾者，都是真的雌性的鵝鳥。我也崇拜她們。』

『這位奧柏蒂侯爵夫人就是這些漂亮的奇女子的模範。年齡雖已成熟，然而永遠是美的；慾態橫生然而却又像貓兒一般機警，我們覺得她渾身連骨髓都是放蕩的。在她家裏，我們很快樂，我們賭錢，我們跳舞，我們吃宵夜……總而言之，一切組成實際式的生活的娛樂，我們都可以享受。』

雷昂莎瓦爾問道：『你以前做過她的情人嗎？或者現在嗎？』

塞微尼答道：『我以前沒有做過她的情人，現在也不是，而將來也絕不會。我之到那裏去，並且，是爲那個女兒。』

——哦！她有一個女兒嗎？

——她有一個女兒！一個卓爾不羣的，朋友。這就是這巢窟現在的主要引力。長大，艷麗，剛好成熟，十八歲的年齡，二頭淺黃的金髮像她的娘棕髮一樣的好看，永遠是快樂的，永遠是爲宴會而準備停當的，永遠具笑容滿面而忘形跳舞的。誰會得着她呢？或者誰已經得到她呢？我們都不知道。我們這時一共有十個人等候她，覬覦她。

『這樣一個女兒，到了像這侯爵夫人這樣一個婆娘的手裏，自然是一注財產。她們謹慎地玩着，這兩個勇敢的女人。我們一點也懂不到其中的訣竅。她們也許是等一個機會……好一些的……比我。但是在我這一方面，我告訴你，倘若我遇着了那樣會，我自然會抓住。』

『這個女孩兒，亞威荻，絕對使我心蕩神怡，並且。這是一種神秘。倘若她不是我向所未見的那種最完備的兇狡怪物，她自然便是我們所能尋着的那種最出人意表的清白的奇人。她用一種安靜而勝利的，並且可嘆賞地兇狡無倫的或者可嘆賞地天真爛漫的自由態度，在這地獄般的環境裏生活。』

『投機婦人的非常的嫩苗兒，在這種境界的肥料中萌芽着，正和一種被一些腐臭的東西所滋養的美而艷的植物相似，或者是一個偶然在她娘的床上躺了一下的甚麼上等人的，甚麼大藝術家的，甚麼貴族的，甚麼王爵的或甚麼國王的女兒，我們絕不能了解她的現狀和她所思慮的。但是你就會看見她。』

莎瓦爾不禁笑了，於是說：

——你是鍾情於她的嗎？

——不是的。我却在那些候補的順序之列，這就不是一樣的了。我可以拿我在這問題上的同志中的幾個最正經的給你介紹。但是我有一些已被注意的運氣。我有了優先權，有人向我表示一點兒優待。

莎瓦爾又說：

——你是鍾情的。

——不然。她使我心蕩神怡，她誘惑我並且使我不安，她吸引我並且使我害怕。我因而提防她那方面的一種陷穽，並且我之羨慕，正和口渴時羨慕那冰水一樣。我享受她的妖冶，然而我却祇能懷着那種因疑某人為一個慣賊而生的恐懼心和她接近。在她身邊，我同時感受一種向着她那在我意中的誠實而趨的不合乎理智的攀附，和一種防衛她那並非意外的狡詐而生的很合乎理智的疑團。我覺得我和一個在自然的規律之

外的反常而雋美的，或者可厭的生命相接觸了。我茫然了。」

莎瓦爾第三次又說：

——我說你是鍾情的。你這時正用詩人式的鋪張揚勵和歌謠式抒情體裁來談她。

快點，不用裝腔了，問問你的心罷。

塞微尼默然走了幾步，隨後才說：

——這也許是可以有的事，既然如此。總而言之，她很注意我。對呀，我也許是鍾情的。我思索太過了。無論在醒來在睡熟，我總想着她……這是頗爲嚴重的。她的幻影跟着我，追着我，不住地伴着我，永遠在我眼前，在我四周，在我心裏。這是一點兒愛情嗎？這種有形的恍惚？她的面貌，那樣深刻地印入我的視官裏，以致我拿眼一閉便立刻看見她。每次我遇見她，便不覺心跳，這層，我絕不推諉。所以我畢竟是愛她，但是愛的情形與衆不同呀。我熱中地想要她，於是那種想以她爲妻的理想，在我心中竟像一種精神錯亂，一種傻想頭，一種反乎自然的事。我也因她而生一點兒害

怕，一隻小鳥對於一幅向他張着的羅網所生的害怕。我還因她而生妬忌，妬忌那些在這寸不可索解的心田中而爲我不知的事。我時常向自己詢問：「這是一個嬌艷的女孩兒呢，還是一個可怕的女光棍呢？」她說過許多可以使一軍士卒震駭的事，但是一隻鸚鵡也可以有這樣的本領！有時，她是不謹慎的或者是不知忌避的，使我相信她的清白的誠實，並且有時是天真爛漫的，——一種不可比擬的天真爛漫，使我疑心她從前做過貞潔的人。她像一個賣弄風情的婦人一般地挑逗過我，激勵過我，而同時却又像一個處女一般地自衛。她彷彿像愛我，然而又像是玩弄我；她如同已經是我的外室似的，公開地標榜，並且拿親暱的態度待我，如同我是她的兄弟或者是她的貼身僕人似的。

『有時，我想像她有和她的一般多的情人。有時，我以爲她絕不顧慮生活裡的甚麼，到底絕不，你聽的清楚嗎？』

『她，並是一個極愛看小說的人。我暫時等着好一點的機會，一面做她的供給出

版物者。她叫做她的「圖書館員」。

『每星期，新書店用我的名義，拿一切新出版的書寄給她，並且我相信她混合起來讀着。』

『這些東西應當在她頭腦裏，製造了一種異樣的「雜拌生菜」。

『這種由讀物所成的糊塗，在這女孩子的新奇的舉動裏，也許有一點兒作用。一個人從萬多篇小說裏去觀察人生，自然應當在一種不同的光線之下過目，並且在各項事物的上面，發生出一些頗爲奇異的理想。』

『至於我，我候着。自然在我一方面，我從沒有對於那一個女人，有過現在我對於她所用的要好。』

『並且我一定還不會娶她。』

『所以倘若她早已有許多情夫，我不過在那總數上面增加一個。倘若她本來沒有，我便像搭電車似的，占了那第一號。』

『這情狀是簡單的。她將來不會嫁人，一定地。誰會娶奧柏蒂的，奧克達薇柏蒂恩侯爵夫人的女兒呢？無論甚麼理由，誰都不會。

『那末她在那兒去尋一個丈夫呢？在上流社會裏嗎？永不。她娘的那個家庭，是一個以其女兒招徠顧客的公開地點。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決不會娶。

『在那中等社會的資產階級裏嗎？更是不會。並且這位侯爵夫人不是容易對付的婦人；她一定祇肯拿威威許給一個有大位置的，這個人，她却不會尋到。

『在平民社會裏嗎，那末？更為難達目的。所以並無出路。這位小姐既不是上流社會裏的，也不是資產階級裏的，更不是平民社會裏的，她決不能由一種結合，加入社會上的這些階級裏的任何一種。

『她是屬於她的母親的，屬於她的血統的，屬於她的教育的，屬於她的遺傳的，屬於她那些意趣的，屬於她那些習慣的，黃金般的賈淫事業式的。

『倘若她預備做天主教的女尼，我們既然知道她的意趣和好尚，那末也可以揣測

是件不大做得到的事。所以她算是祇有一項可能的執業，戀愛。倘若她已經練習過這件事，她一定會走這條路。她不能躲避她的命運。她將從青年姑娘很簡單地變成「姑娘」呀。我很願意做這種變化的樞紐。

『我這時等着。那些鑒賞家的數目不在少數。你在那裏會看見一個法國人，貝衛臬先生，一個被稱為克拉瓦勞王爵的俄國人，一個意國人 華雷禮都尉；這幾个人都明顯地提出了他們的候補志願書，於是結果都在極力進行中。此外，在她的四周，我們算得出還有很多無甚重要關係的打劫者。

『那侯爵夫人從旁窺探。但是我相信她在我身上很注目。她知道我是很有錢的，而她自己却比其餘的人都窮。

『並且她的客廳在這類的陳設之下，竟成了我所知道的最可詫異的客廳。在那裏頭，我們竟可以過得到許多很正路的人，因為我們既然於其間出入，那天於其間出入者自然斷不止我們幾個。至於說到那些女人，她早已在相當的地點，尋了些——不如

說早已拉了些較好的過來。她在那裏發見那些女人呢？我們却不知道。這是一個位置在一些真正奇特婦女之旁的，位置在一個光棍黨之旁的，位置在一切之旁的交際場。她並且早有一種巧妙的靈機，就是專門選擇那些有孩子的——尤其大部分是有女孩子的放蕩形骸之外的女投機者。這樣一來，於是一個糊塗蛋，便以爲那裏是在正派的道伴裏！』

他們已經到了總統府前的通衢了。一陣微風，從容地在樹枝間通過，有時像一柄在天空招展的巨靈式的扇子所生的搖動一般，在我們的臉上拂着。一些在樹陰下或者在長櫬上輓動的靜寂的人影，祇像是一個黑點兒。這些影子偶然說話，也是很低地，如同他們都談着一些重要的機密或者羞慚似的。

塞威尼接着說：

——你決然揣想不着我們在那巢窟所遇見的那出花樣的頭銜譜。

『有了這一層，你得知道我要拿你當做莎瓦爾子爵去介紹，因為簡單地祇說莎瓦爾，一定被人輕視，很被人輕視』。

他的朋友高聲說：

——嘿！到底不可以，仔細想想罷。即令祇有一晚，即令在這宗人的家裏，我也不願傍人因我冒用一個頭銜，揣度我的舉動可笑。嘿！到底不行。

——你真傻。我呢，在那家人家裏，傍人叫我做塞微尼公爵。我不知道這是怎樣來的，也不知道這是爲甚麼。我便永遠蹲在塞微尼公爵地位，絕沒有叫屈，也絕沒有抗議。這並不妨我的事。沒有這東西，我一定會大受輕蔑了。

但是莎瓦爾絕不屈服：

——你嗎，你本是貴族，這可以使得。爲我，却不行，我將來仍然保守那客廳裏唯一的平民身分。倒楣或者走運，聽其自然。這就是我那出衆的……和……高尚的符號。